

★ 剑亭绮情经典武侠系列 ★

名剑红妆

剑亭著
上



104.568
MJ
=1
C-1

苦2本

劍亭著

名劍紅妝
(上)

延邊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赵东寅

封面设计:郭宇峰

名剑红妆(全三册)

剑亭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市天虹彩印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4.75 印张

500 千字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599-797-7/I·249

印数:1-10,080 册

定价:23.90 元

内 容 提 要

朱腕银笔叶天良因怀有“四大恶魔”手著的人皮秘籍，被江湖宵小打落山崖致残，乃饮恨收天生异禀的吴仙台为徒。

吴仙台功成后，以儒服参加仇人金刀毒燕的封刀大典，惹来侠女展伟凤赠扇传情；而金刀毒燕的小师妹宫紫云更是一见钟情，穷追不舍，吓得吴仙台狼狈而逃。吴仙台在无意中巧遇黛凤女侠的女儿叶小娟，竟鬼迷心窍地怀疑叶是师父的女儿娟娟，乃强行验看小娟的胸部是否有秘籍，在百口难辩之下被叶母当作淫贼赶走。

宫紫云不慎中了羡仙宫主金艳娘的牛毫穿心针，危在旦夕。吴仙台在为其吸针时，发现了宫胸前的秘籍，知道是师父的女儿。却不料又因展伟凤而醋海兴波，吴仙台再次落单。

飘萍的吴仙台又在恒山绝顶习得正反十六式人形剑招，并获得一把上古神兵穹汉剑，归来后与宫紫

云合房，获得读“人皮秘籍”之权力，练成了身剑合一和御气飞剑的至高境界。

吴仙台横行江湖，手刃乌鹤，师仇得报，但在个人感情上却负债累累，最后只得“带着儿子做新郎”，在江湖“四怪杰”的撮合下，与宫紫云、叶小媚、展伟凤、万绿萍四位绝色美女一同举行集体婚礼，从此过起了只羡鸳鸯不羡仙的美满生活。

目 录

第一章	偕丽寻仇	(1)
第二章	庄主暴毙	(2 8)
第三章	书房疑凶	(5 9)
第四章	天都血战	(9 1)
第五章	边镇访艳	(121)
第六章	仙窟救妹	(148)
第七章	情恨离愁	(173)
第八章	庵门剪恶	(202)
第九章	金神掌法	(231)
第十章	绿谷交拜	(257)

第十一章	人皮秘籍	(286)
第十二章	笑迎骤变	(313)
第十三章	矮脚狂翁	(342)
第十四章	黑林生杀	(386)
第十五章	邈遏和尚	(418)
第十六章	乌鹤陷阱	(449)
第十七章	七指神丐	(481)
第十八章	石屋巧遇	(519)
第十九章	古墓惊魂	(541)
第二十章	啼笑情缘	(570)
第二十一章	灵佛显圣	(600)
第二十二章	险尝禁果	(627)
第二十三章	戏闹霞宫	(655)
第二十四章	大吉求签	(690)

第二十五章 夜亭探燕 (718)

第二十六章 华山洞祭 (745)

第一章 偕丽寻仇

天朗、气清，碧空如洗，在晶莹透明的蔚蓝的天幕上，没有一丝薄云。

终年云雾缭绕的九华山，这天却云消雾散，现出耸拔嵯峨的山势。

山上，青碧苍翠，古树参天，在森郁的绿叶中，万千姹紫嫣红的奇异的山花，随风摇晃，飘散着沁人幽香。

由万丈突岩上，可以看到千寻以上的绝壑的美景。由幽寂绿媚的静谷中，可以仰视崎峰上的飞瀑流泉。

这才是一个傲立孤峰目览天下的绝佳天气，但就在这令人心旷神怡的绝美仙境中，竟隐约飘来一阵悲切的哭声。

这阵悲戚的哭声，给这奇绝明媚的仙境凭添了无限哀愁，一切艳丽景致，都为之失色了。

哭声是发自万仞孤峰的绝巔上，由妙莲峰望去，那是紫芝崎峰一处奇险无比的悬空飞崖。

崖上，疏疏密密地垂着一片柔细而特长的绿藤，在绿藤间，生满了红、白、碧、紫，硕肥多肉而浑圆光润的各色大花。

那些光润大花，就是罕世奇珍，由红到白，由白变碧，由碧变紫的千年紫芝，那座崖，就是终年难得一现，鸟兽绝迹的紫

芝飞崖。

悲切的哭声，就是发自紫芝飞崖，垂着疏密不等的长绿藤的后面。

凝目细看，久久才发现飞崖垂藤的后面，竟有一座高约近丈、宽尚不足三尺的狭窄长洞，那哭声正由长洞中飘出来。

根据哭声的悲切，断定那人异常伤心，而那人充沛的中气，似是一位内功极为精湛的武林高手，但那人略带童音的哭声，又像是个极为年轻的人。

哭声戛然停止了，接着传出那人极为怨毒的恨世豪语：“师父，安息吧，希望你的英灵，傲立在这九华之巅，看仙儿如何杀尽那些沽名钓誉，自诩豪侠的巨奸枭雄，看仙儿如何慑服群英，震惊江湖，声名远播海内，让他们闻名丧胆，惶惶终日……”

话声愈说愈高，充满了忿怒，终至激昂震耳，洞中嗡嗡有声。

略微停顿之后，又传出一阵强抑激动的缓和声音：“师父，为了寻觅您的亲生女儿娟娟，为了洗雪您的奇耻大辱，为了您未了的心愿，不管天涯海角，不管剑林刀山……”

话声呜咽，接着是颤抖的哭泣：“师父，仙儿走了，此番下山，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才能重返此洞，跪在您的墓前，哭述离开您以后的经过，也许就此骨埋异乡，终生不归了。”

哭泣声停止后，长洞中的暗处隐约现出一个白色人影，正缓步向着洞口走来。

凝目细看，那竟是一个身穿白缎银花公子衫，发髻上束着一方淡黄儒巾的俊美少年。

看他年龄，最多十八九岁，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冠玉般的

脸庞上，充满了文静儒雅之气，如非他的眼圈红红，双颊带泪，绝没有人相信洞中痛哭忿发豪语的那人，竟是这位年尚不及弱冠，神采文质彬彬的白衫少年。

白衫少年来至洞口，转首再看了一眼身后，珠泪再滚下来。

接着，他举袖拭了一下双颊上的泪水，昂然仰头，双目生辉，微剔斜飞的眉宇间，在这一刹那，竟然透出无限的杀气。

蓦然，他冷电般的双目，一览脚下的万仞绝壑，身影一闪，疾泻而下，宛如一道垂直白线，晃眼间已至数十丈下。

这等骇人听闻的绝世轻功，许多武林顶尖高手，终生刻苦勤练，直到须发皆白，也难达此绝高境界，但是，今天却在一个文静儒雅，年仅十八九岁的后生少年身上发现了。

白衫少年双袖一挥，衣摆飘拂，疾时如陨星泻地，缓时如柳絮飘飞，如非世外高人，绝难看清他双袖和足尖的动作。

片刻已达峰下，幽谷翠绿，游目一辨方向，飞越幽谷，绕过峰角，穿林跃涧，直向山区以外驰去，身法之快，捷逾飘风。

艳阳逐渐偏西，幽谷松竹间，已升起薄薄的云烟。

但那点快速白影，仍如星走丸跳般，如飞射向山外……

一点白影，快如流星，沿着宽大官道，迎着徐徐夜风，疾驰而来，身形过处，脚下带起一道微薄扬尘。

疾驰而来的白影，正是满怀悲忿，大发恨世豪语的白衫少年，他穿村过镇，东北官道的尽头，已现出一座大镇店。

飞驰一夜的白衫少年，一见那座大镇，涂丹般的唇角上，立即掠过一丝冷笑，身形同时慢下来。

他跟随三三两两的人群，向镇上走去。

远远望见一家酒店，方觉有些饥饿，于是快行几步，走了进去，在屋角捡个位置。

待要过酒菜，他不经意地扫视一下四周，突地发现了一位老太婆，面色深沉，正瞪着一双炯炯的小眼睛，在冷冷地端详他！

而她身边还有个绿衣妙龄少女，微蹙着蛾眉，神情忧郁，纤手支着香腮，仍在凝神睇视着他，但那双明亮的大眼睛中，却露出极为不快的心声。

白衫少年赶紧转身，一回头，前面有位独坐的黄衫俊美少年，也是丹唇含笑，美目闪烁地望着他。

他这一惊非同小可，不由惶急地端起酒杯来，仰口一饮而尽，急忙转首看向窗外，再不敢回过头来，他确没想到，居然竟有人一直在注意他。

心念间，蓦闻身后那位白发老太婆，以略带惋惜的口吻，冷冷地道：“唉，人倒是一表非凡的人物，只可惜读了一肚子的书，没见过大世面。”

白衫少年本是聪慧超群的人，这时听了老太婆那句“读了一肚子书”的话，因而心中一动，立即望着窗外美丽的景色，摇头晃脑地低吟起来：“看遍地绿暗红愁，蝶忙莺乱，可惜即逢三月，春去三分……”

吟声未完，蓦闻身后咫尺处，响起一阵珠玉般的声音：“兄台观景独酌，低吟诗赋，果是雅人也！”

白衫少年心中一惊，倏然由座上立起来，转身一看，发话之人，竟是那穿黄衫的美少年，不知何时，他已俊面含笑，神色亲切地立在桌前了。

他这一惊非同小可，断定对方的功力毫不逊于自己，虽然

他正在苦思词句，并未注意，但也决不至直到对方来至身后尚且不知？

他心思电转，但却早已彬彬有礼地拱手一揖，含笑说：“啊，兄台移樽，不知有何见教？”

黄衫少年拱手还礼，双目闪辉，愉快地赞声说：“兄台方才几句叹景的话，道尽这暮春时节景况，如再添上烟迷碧树，水送落花，既悲时节，复赞春光，岂不更好？”

白衫少年似乎恍然大悟，立即兴奋地拱手赞声说：“啊，兄台对得妙，请坐，请坐。”

说着，伸手肃客，殷切请坐。

黄衫少年有意向白衫少年攀谈，也就顺势在桌的对面坐了下来。

老太婆看在眼里，不由微一摇头，惋惜地说：“迂腐！”

绿衣少女立即不服地说：“娘，这是读书人的气质……”

老太婆未待绿衣少女说完，立即气咯和地问：“死丫头，你不是最不喜欢你穷酸叔叔的那股子迂腐气吗？”

绿衣少女顿时被问得粉面通红，嘟着樱桃小口一声不吭了，但那双晶莹杏目，却依然斜睨着窗前的白衫少年。

白衫少年和黄衫少年尚未通名，酒保已勤快地将黄衫少年桌上的酒菜移过来，两人也听到老太婆母女的谈话，但却佯装未曾听见。

葛闻身后的老太婆，毅然说：“既然你喜欢那个小书呆子，反正时间还早，我们也过去和他谈谈。”

绿衣少女一听，不由慌得急声说：“娘，多不好意思……”

老太婆一双精光小眼一瞪，立即沉声说：“怕什么，我们又不是去相女婿！”

说着，拿起倚在桌边上的护手钩，径向白衫少年桌前走来。

绿衣少女无奈，只得羞红着粉脸，跟在老太婆身后。

白衫少年虽然知道老太婆母女走来，但佯装未见，而黄衫少年却秀眉一蹙，俊面上立即浮上一层不悦的神色。

老太婆来至桌前，望着白衫少年，未言先笑，和霭地问：“你这位小子是读书人吗？”

绿衣少女一听，不由急得手心出汗，问人哪有这种问法？因而急忙在身后悄悄碰了一下老太婆。

白衫少年毫不为怪，慌忙站起身来，拱手含笑，恭声说：“啊，这位老妈妈，请坐，请坐。”

黄衫少年本待发作，但看了文质彬彬的白衫少年行礼，为了表示自己也是一个十足的书生，因而也急忙拱手立起身来。

老太婆一生漂泊江湖，浪迹天涯，一向口直心快，不拘小节，这时见黄衫少年也拱手立起身来，也向他亲切地笑了笑，接着就大刺刺地坐下来。

白衫少年见老太婆身边尚立着绿衣少女，于是再度一拱手，文静地含笑说：“啊，这位小娘子也请坐吧！”

绿衣少女娇憨一笑，正待还礼答话，蓦闻老太婆沉声分辨说：“喂，我说你这小子可看清楚，我们萍儿还是未出嫁的黄花大闺女呢！”

白衫少年急忙躬身连声应是，绿衣少女粉面一红，不由嘟着小嘴生老妈妈的气，一扭纤腰，坐在椅上。

黄衫少年立即代白衫少年解释说：“这位兄台，想必是由苏州金陵一带来此，小娘子就是称呼姑娘，请老妈妈不要介意。”

老太婆呵呵一笑，爽朗地说：“老娘知道，我是有意逗你们这两个小书呆子。”

黄衫少年听到“老娘”两字，心中顿时大怒，但听了最后一句“两个小书呆子”的时候，又怒气全消了。

他知道要想结交好这位白衫少年，必须装成十足的书生气，何况对方老太婆尚是一个武林中颇有名气的前辈人物。

念及至此，心平气和，装出一付书生的文静气，神气泰然，略显恭谨地坐了下来。

老太婆一俟白衫少年坐下后，立即含笑亲切地问：“这位小相公，你叫什么名字？仙乡何处？”

白衫少年急忙欠身，仍然文绉绉地回答说：“小生姓吴，名仙台，世居金陵……”

老太婆未待白衣少年吴仙台说完，一皱眉头，慢声说：“嗯，名字倒是一个好名字……”

绿衣少女深怕老太婆说读书不好，急忙悄悄碰了一下老太婆。

老太婆顿时警觉，呵呵两声，又问：“你这次到南陵来，有什么贵干吗？”

白衫少年吴仙台，仍然欠身恭声说：“小生父母早已谢世，家中仅有老仆一人，此番沿江上游，旨在广增见识。”

老太婆老气横秋地噢了一声，颌首赞许说：“唔，你的确需要出来见见世面。”

说着，又转头望着黄衫少年亲切地问：“这位相公贵姓，家住哪里？”

黄衫少年也欠身恭声说：“小生姓展，名伟明，世居湖南，历代经商，现在寄居在石门表兄处！”

老太婆仍然老气横秋，漫不经心地说：“湖南是个好地方，老身早年去过，尤其湘女多情，更是举世闻名。”

黄衫少年展伟明，玉颊顿时泛上两朵红霞，随之含糊地应了两声是。

老太婆呵呵一笑，又指着身边的绿衣少女说：“这是我的唯一女儿，万绿萍，今年已经十六啦，呵呵，是个傻丫头。”

说着，老脸上满布光彩，接着，又慈祥地笑了。

白衫少年吴仙台和黄衫少年展伟明，同时含笑拱手，绿衣少女万绿萍，粉面微红，憨态羞美，欠身福了一福。

老太婆又爽快地自我介绍说：“我不是读书人，没有什么名字，你们就仍然称呼我老妈妈吧！”

黄衫少年展伟明第一眼看到老太婆桌边上的护手钩时，便已断定老太婆是谁，这时再经过介绍绿衣少女的姓名后，愈加证实老太婆即是武林中颇有声名的铁钩婆。

据说铁钩婆的女儿，自幼拜在恒山一位女异人的门下，加之家学渊源，因而钩剑双绝，自下山随母行道江湖以来，尚未遇到过敌手。

展伟明虽然知道铁钩婆和万绿萍的来路，但他不敢说破，因为，他不希望潇洒儒雅，文质彬彬的吴仙台，知道她是一个会武功的人。

急于赶路的商旅渐渐地走了，但继续上来的却是一些身着劲装，佩带兵刃的武林人物。

吴仙台虽然早已看到，但却佯装毫未注意，不时提壶为铁钩婆满酒。

铁钩婆一生接触的尽是武林人物，今天遇到一位书呆子，倒觉得别有趣味，最初虽然有些不惯，但渐渐对吴仙台已感到

喜爱。

万绿萍觉得要想和死啃书本的吴仙台变得投契，决不能论武功谈江湖，必须要说些谈风咏景，吟诗赋词的话。

因而，娇靥绽笑，望定吴仙台，大方地问：“吴相公，方才你和展相公吟的什么诗，可否再说一遍给小妹听？”

说着，晶莹的杏目，瞟了展伟明一眼，便一直目光柔和地注视着吴仙台。

展伟明看在眼里，似乎有些惘然若失，那双如秋水般的眸子中，不时闪烁着既嫉且羡的眼神。他看看万绿萍，又看着吴仙台，不知他是气万绿萍没有看他，抑或是羡吴仙台得到这位美丽娇憨的小姑娘的垂青。

吴仙台无意结识这位娇憨淘气的小姑娘，尤其经过恩师的告诫，这位从未接近过异性的他，愈加对女人存有戒心。

但万绿萍那双凝神睇视，柔光闪烁的杏目，似要看透他的心，因而他感到心头怦怦，情绪不宁。

他急忙一定心神，仍然文静有礼地谦逊说：“拙词笨句，难入姑娘之耳，倒是展兄方才接咏的两句‘烟迷碧树，水送落花’……”

话未说完，蓦闻身后不远处，一个轻蔑讥嘲，含有妒意的声音问：“下面未完两句，可是‘落花随流，花在意，芳草迎风，风无情’？”

吴仙台一听，不由心泛怒火，但他却佯装未闻，只是秀眉一剔，几乎忍不住显出手来。

万绿萍早已娇叱一声，倏然立起，皓腕一举，锵一声，清越龙吟，寒光一闪，光芒四射，背后那柄三尺长剑，已握在手中。

吴仙台一见，吓得惊恐失措，慌忙从椅子上站起来，紧张